



《学记》的

教育理想国

——看《学记》
教我们如何读经

江正杰◎著

《Xueji》De JiaoYu LiXiangGu
Kan《Xueji》Jiao WoMen RuF



人民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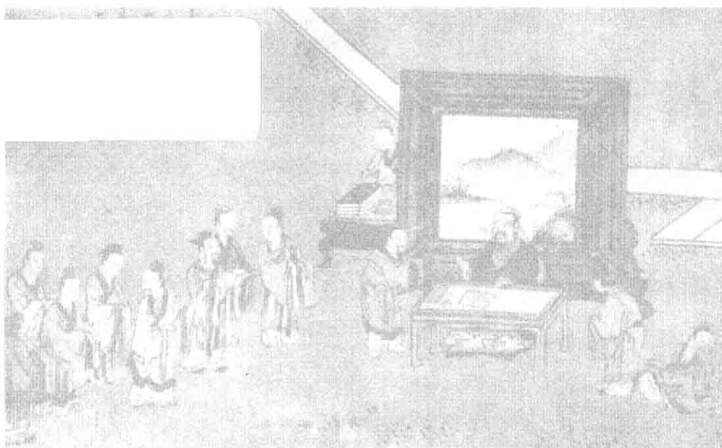
《学记》的

教育理想国

——看《学记》教我们如何读经

江正杰◎著

《Xueji》De JiaoYu LiXiangGuo
Kan 《Xueji》 Jiao WoMen RuHe Dufing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记》的教育理想国:看《学记》教我们如何读经 / 江正杰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01-013383-6

I. ①学… II. ①江… III. ①教育哲学—中国—古代②《学记》—教育思想—研究 IV. ①G4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3118 号

《学记》的教育理想国——看《学记》教我们如何读经

《XUEJI》DE JIAOYU LIXIANGGUO——KAN《XUEJI》JIAO WOMEN RUHE DUJING

江正杰 著

策划编辑:刘智宏

责任编辑:刘智宏 岳改苓

封面设计: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人民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 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65250042/65289539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19.75

字 数:325 千字

书 号:ISBN 978-7-01-013383-6

定 价:49.00 元

著作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一

江正杰先生写了一部书稿——《〈学记〉的教育理想国》，洋洋洒洒27万言，解读《礼记·学记》这篇1600余言的经典。

《学记》文约义丰，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过去有很多名家、前辈学者讲授此篇。杨天宇先生的《礼记译注》对此篇的注译十分到位，值得我们参鉴、学习。家兄齐家教授是教育史家，他是毛礼锐等先生的弟子。他于1987年在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教育思想史》一书，其中有专节讲此，讲得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抓住了要领。他的这本书在台湾出了繁体字版，又被外文出版社译成英文出版。我也十分重视《学记》。十多年来，我带学生读《礼记》，开《礼记》研读课程，首先学《学记》，讲过不少遍。

我认为，《学记》胜过了西方的、今天中国的千言万语名曰《教育学》的专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这十六字是中国教育的总纲领、总目的。中国人最重教育。中国传统教育是一个大系统的教育，包括家庭、社会、学校等各教育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与综合。中国教育特重人文，特重人的性情的培养。《学记》恰好表达了中国人关于教育的目的、作用、学制、管理、规律，教与学的原则与方法，教师的地位与作用，教学的经验与弊病，老师与学生的长短得失等问题的认识。其中的教学相长、尊师重道、导而弗牵、强而弗抑、藏息相辅、循序渐进、观摩切磋、触类旁通、师德师风、慎于择师、长善救失、善教继志、善喻、学为师等，都是流传至今的著名命题。其中关于教之兴废、启发式教学、独立思考、善于发问与答问等的提示，至今仍有教益。《学记》提倡的是成人的教育、人格成长的教育，而不是今天片面的成才的教育。

江正杰先生的这本书有不少创见。

首先,本书指出,《学记》所讲的不是一般的教育学,而是经典文化教育学,是中道教育学,讲的是圣人的教学模式。这种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知道、行道,以达到长善救失、化民成俗的最高目的。这个教学模式不是主张教师本位主义,也不是主张学生本位主义,而是主张经典本位,即重视的是教与学矛盾之中介——作为教材的经典,其所传的核心要道乃是做人之道、中庸之道。

其次,作者在书中主张应该以《学记》为基础建立“文化教育学”,来专门讨论经典教育问题,并把它看作教育的核心问题;讨论如何提高教育的有效性,尤其是如何提高经典文化教育的有效性,以达到固学的目的。作者主张应当让一部分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学者更多地从事教育工作,以便更好地发挥古典文化在大中小学教育中的作用。教学相长、学会学习、学为师、学为长、学为君是其中五个最重要的学习方法、原则和步骤。教学相长是教学活动中的基本原理,只有在经典教育中才谈得上真正的教学相长。教与学都是学道和知道的方法,教是更高级的学。最好的学道方法是为教而学,为当老师而学,为当官长、领导而学。教不仅是教师的事,也是学生学习的最好方法。教学相长不仅是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也是学生学习的两个基本方法的互动。

再次,作者认为,《学记》对教育的一系列最重大问题作出了至今仍然是最为深刻的回答,破解了如同“教育之谜”一样的问题。在西方“宗教教堂化世”的模式之外,《学记》所制定的乃是“文化教学化世”的模式。透彻理解了《学记》,才能真正知道什么叫文化教育学。教育学不应当是抽象的,应当建立具体的、没有离开核心教学内容的经典文化教育学。

作者认为,应当建立一个独立的文化教学系统,并对这一系统作出一个完整设计。复兴传统文化的关键在于经典教学。经典教学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落实《学记》的教学法,并建立《学记》所倡导的学风。古今一切有伟大成就的人,他们的养成和教学模式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符合《大学》与《学记》的思想。应重视文化领域,发挥传统文化精华的教化作用,以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普及经典文化教育理当成为国家发展的优先目标。建设文化主导的社会应当成为未来理想社会建设的中心任务。文化立国和文化强国战略以及文化社会主义建设的实现也有赖于国民文化信仰的重建。

作者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叫作“文化教育学”的新学科,以此推动相对独立的文化教育系统的建立,并导向未来文化社会主义的建设。作者把文化社会建

设看作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由此构想了一个文化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蓝图。

这是一部很有见地的书,我乐于推荐给诸位读者。

是为序。

郭齐勇^①

癸巳年杪于武昌珞珈山

^① 郭齐勇,男,1947年10月生,湖北省武汉市人。现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院长、国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校重点研究基地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主任。兼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第二任),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SCP)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ICA)理事暨学术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

序 二

我认识江正杰是在八年前由我发起召开的“海峡两岸炎黄文化及唯道论思想研讨会”上。那次会议他带来了两本专著——《道路》和《道德传真》，赠送给与会学者，人手一册，并作了名为“辩证唯道主义的中国哲学”的发言，引起与会学者们的关注。他给我的印象是，思想相当活跃，年纪很轻，便有唯道论体系的建构，与我不谋而合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这一次我从武汉到威海休养，碰巧被在山东工商学院任教的他知道了，他从烟台到威海来找我，说要拜我为师，当晚请了拜师宴。我也很高兴能与他探讨一些学术问题，因此一起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为此我们还成为了“忘年交”。

我了解了近期的一些学术兴趣转向，他说他过去的学术方法主要是直接面对经典，展开悟性的想象，现在则是善于从猜想开始进而很快就找到学术史的证据加以验证。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变化，说明他的学问更加扎实了。他谈到对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道：祭道路神》一文感兴趣，受此启发写了《“道”字解密》一文。我看后不禁哑然失笑，原来关于“道”字还有这么一个长长的逻辑链条存在。因为我原来也主张道的本义应该是天道，所以我赞同他的许多考证。这个发现似乎为道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新大陆。我对他所描述的学术前景抱有期望，希望他能够迈出有意义的一步。

江正杰在书中主张应该以《学记》为基础建立“文化教育学”，来专门讨论经典教育问题，把它看作教育学的核心问题。从教育学的观点来看，江正杰的这一主张是富有启发意义的，的确，如何提高教育的有效性，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如何提高经典文化教育的有效性，更是重中之重的大问题。学界对于古典

的研究似乎有必要来一个主题的转变,至少应当让一部分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学者更多从事于发挥古典文化在大、中、小学教育中的作用。将古代经典的主题解读为“帝王学”的教材,进而从培养现代学校学生领导能力的角度去发掘其在教育上的价值。这一点在教育学上的确很重要,现代教育对这个问题的忽视的确是极大的。

不过我也有一个担心,经典都是古代传下来的,包含一些封建思想,如何在普及经典的时候不传播封建残余,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中国目前的社会,不仅要防止“文化大革命”复辟,还要防止封建主义复辟。我有一个看法,经典的范围要广泛,不局限于儒家,还要有道家、墨家、佛家,这都是经典,甚至《古兰经》、《圣经》也是经典。

江正杰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叫作“文化教育学”的新学科,以此推动相对独立的文化教育系统的建立,并导向未来文化社会主义的建设。他把文化社会主义建设看作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本质,由此构想了一个文化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蓝图。这给人直接的感觉似乎又是一个理想国或乌托邦。从经典教育的流行趋势来看,这一方案的落实似乎已然带有现实性。这也不失为一种对于过去历史失误的某种解读方式中所得出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眼光并非可以归结为简单的复古主义。不过就他的总体倾向而言,似乎还是容易给人以复古的“嫌疑”,虽然“复古”并不一定意味着贬义。所以在交往期间,我让他接触了他平时无法获悉的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真相的许多当代信息。他了解之后表示这对他起了重要的补课作用,对他原来有的倾向有所修正。我希望他能够从一个真实而不是虚幻的世界趋势,来更合理地定位经典教育的作用,这或许会得出更合乎历史规律的结论。

宫哲兵^①

2014年4月

^① 宫哲兵,男,1949年10月生,山东省蓬莱县人。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宗教学研究所副所长,湖北省宗教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人类学会理事,武汉大学中国女书研究保护中心主任。曾到美国、加拿大、法国、俄罗斯等十几个国家讲学和举办展览,在国际上较有影响。

序 三

将《学记》理解为教育理想国,这非常好。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遭到西方炮轰,污毁,失语了。现在,掌握了西方文化,懂得了西方文化的中国人重新站起来,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他们听不懂的文化和思想,必令西方人汗颜。此工作量极大,君祖述《学记》,功德无量。叹世风日下,西化严重,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一国之领导,不懂“教育为本”何义,整天忙于拨算盘珠子,惑于自由主义的信条,大众沉沦堕落而反以为得计,岂不可叹!马后炮了,权当读后感。

韩德强^①

2014年4月

^① 韩德强,1967年7月生,浙江绍兴人。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竞争经济学创始人,“和谐社会”理念最早提出者之一。现任职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授MBA课程《竞争战略》及《管理学》。主要作品有:《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竞争经济学》《整体管理》《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目 录

Contents

序论 《学记》经典教育学的发现	1
一、教学的最高目的是化民成俗	25
二、教学的根本任务是知道与“道”字的解密	42
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84
四、教学相长是教学活动的基本原理	92
五、古代学校的层级制度	103
六、学生成长阶段论	116
七、教之大伦	135
八、固学论	155
九、不成功的教学方法	163

十、兴教之所由	169
十一、废教之所由	172
十二、兴教与废教之所由合论	175
十三、为人师之道	180
十四、学者有四失	185
十五、教学之道的任务在长善救失	195
十六、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199
十七、学为人师	204
十八、学为官长	211
十九、学为君王	216
二十、择师不可不慎	226
二十一、师道尊严	231
二十二、进学之道：善学与善问	237
二十三、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243
二十四、志学之道	247

二十五、教学之大用	252
二十六、志于学之谓务本	256
二十七、《学记》启示总结:今天的经典教育更需要《学记》	261
二十八、论《学记》的经典文化教育理想国	266
附录 《学记》	294
参考文献	297
后 记	299

序论 《学记》经典教育学的发现

1. 缘起:发现《学记》是真正的经典教育学

笔者曾经写作《经典文化教育运动启示录》一书,后计划将其正式建立为一门新的教育学学科——经典教育学,最后将其定名为《中道教育学》。笔者在写作《中道教育学》不顺畅之时,又开始了持续三书(《大学》《中庸》《论语》)的解读书的写作。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明了:这些经典本身包含了最为高明的教育学。

之后当笔者仔细研读《礼记·学记》之时,又不禁惊叹古人的教育学思想之深刻:《学记》才是真正的经典教育学,不仅是儒家的经典教育学(或古典教育学),也是关于儒家经典(或一般经典)的教育学。与孔子在《论语》中分散的未成系统的教育语录相比,《学记》的教育思想是很系统、很集中的,可以称得上中国先秦唯一真正建立起来的教育学体系。更重要的是,它是经典文化教育体系,是古代圣人的教学模式,是古代培养大人、君子乃至圣王的教学模式。

深入研读《学记》之后,笔者才知道真正的教育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能将《学记》所讲的教学理念落实出来的教师。在《学记》的作者看来,教育要以古圣先贤留下的经典作为教材是不言而喻的,这造就了古代教育的根本品质。而现代教育主要以非经典的作品作为教材,这是造成现代教育一切悲剧后果的总根源。但更重要的是,《学记》注重如何能将经典转化为学生的人格或素质,最后将教师、官长、领导人甚至圣王培养出来。这是不能如目前流行的经典教育那样仅通过背经典或讲授就能达到目的的,必须要有学校教学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做保证才能收到普遍的效果。在这个意义上,《学记》可以说是真正的经典教育学。

既然发现了《学记》作为真正的经典教育学的巨大价值,笔者就决心将其介绍出来,并题曰《〈学记〉的教育理想国——看〈学记〉教我们如何读经》。

《学记》原文文字古奥,笔者并不太擅长考据、训诂的功夫,只好在借助前贤成果的基础上,重点结合经典教育问题谈自己的解读体会和启示,力图充分展示经典的丰富内涵和魅力。

2. 《礼记》与《学记》的作者

《学记》属于《礼记》中的一篇,《礼记》的主体是《仪礼》的传或记。《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乐或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记录了孔子与弟子、君主等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

据郭沫若考证,《学记》的作者为孟子的学生、思孟学派的乐正克,此外还有种种考证,大都不足采信。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很可能无法确切考证,只能说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高徒弟子或其门人的作品,且应与《大学》的作者,或与从曾子、子思到孟子的思孟学派关系较近,或即其人。罗峻说:“然自尼山既颓,儒分为八:思、孟、乐正三氏皆出曾门,则当日教学之法有可述焉。”^①这个判断是比较可靠的,几乎任何进一步的论断都缺乏根据,所以在此不再赘述。

高时良在《学记研究》一书中,对《学记》与思孟学派的关系作了很好的研究。他特别指出了《学记》思想与《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事》一篇的渊源关系。同时高时良也讲到了《学记》思想与《孟子》的相似关系,雷同之处确实很多。^②《孟子》与《学记》的上述关系似乎不能说明必是《学记》受《孟子》的影响,而更可能是《孟子》受《学记》的影响,因为显然《学记》的语言比起《孟子》更古典雅。甚至可以说,孟子相当激进的“民贵君轻”的民主思想,也可能主要是受《学记》所主张的通过教学来选君的思想影响的结果。不过这些纯学术的是非争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学术史的事实至少说明:《学记》的教育思想不是偶然产生或独创的,它与儒家学派的确存在着很深刻的关联。可以说,《学

① 罗峻:《诸子学述》,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30页。

② 参见高时良:《学记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3页。

记》是对儒家学派乃至西周到春秋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系统总结的产物。

3. 《学记》是教育学的通论,也可以说是“教记”或“教学记”

《学记》篇名曰“记”,这是一种文章的题材,正如《礼记》。《礼记》共有49篇文章,称为“记”的共有6篇文章。首篇即《学记》,后分别为:《乐记》《杂记》(上下)《表大记》《坊记》《表記》。这些文章之所以称为“记”大约与《礼记》相同,是解释和补充的意思。《乐记》应是解释、补充《乐经》的,由于《乐经》已经失传,我们不知《乐记》中何者为补充,何者为解释。但总体来看,《乐记》可以认为是对当时普遍流行的音乐——《诗经》之演唱或演奏形式的一种意义与相关问题的解释,相当于音乐的哲学解释。《杂记》上下篇杂记诸侯以下至士之丧事,可补充解释《仪礼·丧服》《士丧礼》之未备或未明。《表大记》是一篇杂记国君、大夫、士丧礼的文章。《坊记》是记防备人们犯各种过失的道理,这个道理散见于六经中,所以《坊记》不是专门针对某一古经篇章的解释。《表記》主要是论“仁者,天下之表”,即仁者、士君子要做天下人的表率的意思。这与一般论文无异,之所以称为“记”,大约是要突出解释这个重要的论题。

可见,“记”这个体裁可能有一个演变过程,从对本经的补充解释到解释某一个特定重要的论题。《学记》的“记”的含义倾向于后者,是要解释一个问题,是建国君民的头等大事——教学,亦或学校如何办的问题,也就是相当于“论”的意思。

郑玄在《礼记》目录中说:“名曰‘学记’者,以其记人学教之义,此与《别录》属通论。”这就是说《学记》乃是教育学或有关教学的通论。既然是通论,就是论述教育学的所有重大问题,就不单单是学一方面的问题,也包含教的问题。

在古代,“学”字有时就是“教”字,“学”和“教”是一个字。郭店竹简《老子》曰:“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其中的“教”写成上“爻”下“子”,也就是“学”字。“学”字在《学记》篇名中也是多意的,也包含“教”的意思。《学记》中“学学半”一句在《尚书·兑命》原为“教学半”,“教”读为效,即“教”之意。从文字学来说,“学”与“教”古为同一字,后来才分化为两个字。“学”之成立的前提是有所学和所从学,《广雅·释诂三》:“学,效也。”《玉篇·子部》:“学,受教也。”而效法和受教二者均可统一于“教”。故“教”,《说文》:“上所施下所效也。”总之,“学”的意思基本离不开“教”与“学”的关系,所以《学记》也

可以说是“教记”或“教学记”。

4. 《学记》是国家教育指导思想的大纲,讲的是经典文化教育

人们读《学记》通常只看到它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教育学观点和格言,对于现代普通学科的教学似乎都适用,它的立场似乎就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从这个角度出发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学记》的思想所可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

笔者认为,《学记》实际上是一篇对教育的一系列最高问题所作的通盘思考和回答。《学记》就内容而言,应具有国家教育指导思想的大纲性质,这个大纲可以说是两千多年以来不变的。不仅如此,在《学记》的作者看来,教育不是什么一般的专业性问题,乃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因此《学记》也就是对这个世间最大问题的思考。就此而论,《学记》的价值和意义重大,乃是关系到整个国家文化命运的大问题。

此外,《学记》所讲的教学不是指现代意义上一般学科的教学,而是以文化经典为主要教材的教学,即《学记》讲的是经典文化的教育学。《学记》讲“时教必有正业”,孔颖达疏云:“正业,谓先王正典。非诸子百家,是教必用正典教之也。”可见,《学记》主张的教学所使用的教材主要是先王正典,此外当然还包括其他内容,如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它们应也没有离开正典的精神,或是其发挥和实践。

我们通常所讲的文化,其根本功能是起教化作用的,这种教化在古代除了来自礼乐制度和风俗习惯的教化外,还包括在学校中进行的教化,其核心是文化经典内容本身的教与学。文化经典的教化即如何让文化经典在个人身上和现实中尽可能地发挥出化民成俗功能,是关系到经典教学实际成效的大问题。《学记》所讲的就是要解决全部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经典性文化,如何才能在教学真正发挥其教化作用的问题,关系到文化教化功能的核心问题,即是文化经典的教与学的关系问题。

可以说,《学记》不是一般的教育学著作,而是文化教育学著作,是经典文化教育学。但经典文化教育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般教育学的的一个分支,它乃是一般教育学的核心,是最重要和最高的教育学,它的原理是其他非经典教育学的源泉。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充分发现《学记》的价值。

5. “学学半”对教与学的关系这一教育学基本问题的解答

《学记》的中心论点可以归结为“学学半”三个字。对这句话的理解历来意见纷纭,多不得要领,本书在此提出新解。

“学学半”中的前一个“学”在《尚书·兑命》中原为“斆”,读为效,即“教”之意。所以“学学半”的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在教学中教与学的重要性各占一半,教与学两者是统一相关的。实际上,《学记》中的“学”字本身在许多时候也含有“教”的意思。

这体现了古汉语的代表性特点。这是一种典型的代表方式:以两个相反的概念之一代表了其两个方面构成的统一体。反过来,以两个含义相反的字组成的词来代表其中一个词的含义,如“治乱”在许多时候只是“治”的含义。可见,古汉语的语言现象之中含有深刻的对立统一观念。

所以,《学记》一名也含有教育学的基本问题——教与学的关系问题。而教与学的重点又在哪里呢?当然是学!教的目的也在于学,所以“学学半”单纯从字面上也可以理解为含有这样的意思:学会了学习也就完成了教学任务的一半。如果将“学学半”读为“教学半”,并将其理解为:教会学者自学,是教学任务的一半,同样是可通的。这种理解也证明古人是非常坚持教育不是知识的灌输,而是要教会学者自学,学会主动自觉地学习,这是教学的根本目标。如果达到了这个目标,教的功夫的一半也就达到了。这是一个培养自学习惯、自学的自觉性,以及达到自学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方法的问题,一旦完成了这些任务,尽管还有一大堆的内容没有学,功夫也就过半了。

这里含有一个最重要的教育学原理,即教的根本目的在于教人学会自学。这个原理也可以表达为:教育是为了不用教育。如果我们能围绕这个原理来进行教育的设计,那么现代教育所出现的几乎所有的主要弊端就不会存在。《学记》全篇是贯穿这个原则的,只不过如果我们不够细心,就很难发现这一点。

此外,从后文讲到“学为师”来看,“学学半”这种教与学的统一相关的原理,还告诉我们另外一点,即什么是最好的学习。那就是要通过学习教的方法来学习。会教应该成为学习的目标,什么时候算学有所成?应该到能将所学的东西教给别人为止。并且,这种教不是照本宣科式的“记问之学”,最好应是自己融会贯通之后的教,是悟解之后的教,最后是落实为行为的教,这是一切所学